



文学的思索

WEN XUE DE SI SUO

刘 梦 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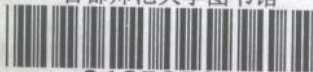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文学的思索

WEN XUE DE SI SUO

刘 梦 溪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9586



中国文联出版社

1039586

内 容 提 要

这是文艺评论家刘梦溪的一本文艺评论集。作者在本书中对近几年来我国文学发展的概貌、特点和趋向，一些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小说、报告文学、话剧和电影创作中的成败得失，文学如何反映生活、揭示矛盾，以及如何认识和开掘文学题材等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具有独到见解的思索。文章大多有较强的概括性和理论性，重视探讨文艺发展的规律，对不少作品的艺术评析也比较充分、详尽，具有说服力。

文 学 的 思 索

刘 梦 溪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治林印刷发行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273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书号：10355·310 定价：2.40元

题 记

作家在思索生活，我在思索文学。

文学的命运取决于文学对人民的命运关心的程度。脱离社会生活的发展，便不会有文学的发展。文学，是观看社会舞台的一个窗口，是打开人生奥秘的一把钥匙，是时代洪流搏击长空的回音，是历史发展步履维艰的足迹。当我们追寻文学发展的轨迹的时候，我们隐约窥到了社会发展的脉络；我们由一个时期的文学面貌，依稀看到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现实。

这是我的第二本文艺评论集。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红学方面的专题论文已另行成书，一九七九年以来写的文艺评论文字都在这里了。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发展很快，我想追踪作家们的脚步而常常苦于不能做到。陆士衡在《文赋》里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这种感受我有过。他还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种感受我也有过。

我深感写作为文艺评论文章之难。

刘 梦 溪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

De... ..

目 录

题 记

文学的思索.....	1
文学的命运和作家的责任.....	8
新时期文学及其发展趋向.....	16
新时期文学存在着，发展着.....	46
关于北京作家群.....	55
通往盛唐之路.....	58
略论一九八〇年文学发展的主潮.....	61
报告文学创作三题.....	72
文学创作中作家主观思想的渗透.....	83
文学与人性问题管窥.....	96
论当前的文艺批评.....	107
作家面临着挑战.....	118
文学思潮.....	123
王蒙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向.....	131
危乱见坚贞 倔强对奸佞 ——读赵朴初同志《片石集》中反“四人帮”的诗作	158
李纳小说偶谈.....	174

他们在寻找人民·····	182
—重读短篇小说《月食》	
他又有新的开掘·····	187
—读蒋子龙的《拜年》	
永远是主人·····	194
—读王润滋的新作《内当家》	
生活的启示录·····	200
—读《花园街五号》	
一篇值得一读的佳作·····	230
—评肖矛的《石场风情》	
文学的艺术世界·····	238
—《北京文学》1982年小说漫评	
茅盾同志与红学·····	255
文艺创作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267
—从影片《洞箫横吹》和它的作者海默的遭遇谈起	
电影的歧路与坦途·····	280
—1981年国产故事片印象谈	
关于影片《天云山传奇》的对话·····	297
《角落》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306
棋道·艺术·历史·····	318
—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席谈	
给《今夜星光灿烂》导演的信·····	329
一张封底剧照引起的风波·····	333
话剧《未来在召唤》的演出及其意义·····	337
话剧《灰色王国的黎明》观后·····	344

题材问题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	349
——重议“写十三年”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艺术民主	355
澄清“四人帮”在六条标准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365
关于“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问题	373
——兼答两种不同意见	
按照艺术规律发展社会主义艺术生产	387
——学习周总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次讲话	
后 记	402

文学的思索

文学在思索。

文学思索什么？首先是思索生活。文学反映生活，同时也在思索生活。思索就是认识和理解，只有认识和理解了生活，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

生活是什么？大千世界，万象纷呈，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但是，生活有如奔腾的江河，尽管一泻千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终究有它的相对稳定的流向和流量，有自然形成的节奏，如观察得更细致一些，还会发现在不同的地貌上有主流、支流之分和深谷、浅滩之别。我们的社会制度还是不完善的，它的躯体上既有已经逝去了的时代的痕迹，又不断滋生着属于未来的萌芽，但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具有着这一社会制度的不容置疑的质的规定性，就历史的发展来说，它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基本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民主国家，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的人民是经历了巨大曲折之后变得愈益成熟的人民。现在，值此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变时期，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而四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远非一帆风顺，前进的道路上有繁花和茂树，也有急流和险滩。党中央坚决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为建设新的

生活秩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欧风美雨势必袭来，使各种思潮蜂起，矛盾错综复杂，脚跟不坚实的人会感到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到底什么是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是哪些力量？各阶层人民群众正在感受着和思考着一些什么问题？他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有些什么样的理想、愿望、情趣和要求？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相比，现在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在心理上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否已有所不同？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于这一切，作家有责任进行深入的思索，并通过自己创造的艺术形象予以多方面的反映，如果还不能立即作出回答的话。

应当承认，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新时期的文学，对时代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初一段时间，揭露“四人帮”的种种罪恶和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成了许多作品的共同主题；随后，追溯“四人帮”产生的历史根源，描写由于长期的“左”的指导思想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造成的各种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从中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又为作家们所一致关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之后，一些作家，开始把目光投放在四化建设者创造的业绩和实现四化遇到的阻力上。文学的发展和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指导思想，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党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往往也是作家最着力探索的问题。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我们从新时期文学的面貌中约略地看到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当然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

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和获得的评价自然也不尽一样。因此回过头看这几年的文学，有责任感的作家会不约而同地反躬自问：我写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真实吗？准确吗？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吗？有没有粉饰生活？包括党和人民的信心和力量，工作的成就和失误，事业的曲折和风险，是否都作了如实的毫无讳饰的描绘？就一篇具体作品而言，公诸于世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起到了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还是相反？是鼓舞人们奋发向上，还是诱使人们消极悲观？如此等等，这是文学思索的第二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对自身的思索。文学思索生活会加深文学对生活的理解，文学思索自身会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

我认为新时期文学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比较集中的思索期。这是几年来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现在不仅作家在思索，读者也在思索。无法否认近几年来文学事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因为这些成果太明显了——文学刊物竞相出版，文学作品遍地开花，文学新人大批涌现，各种形式的创作不只数量多，质量也日益提高。总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思潮，不仅存在着，而且发展着，虽然在发展中也有过少许的回流或逆流，但主流始终是健康的。然而，经过深入的思索之后，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又都有一种不满足感。时代前进了，人们要求文学跟着时代一道前进。读者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及时地谛听到时代的音响，希望不断看到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各种问题固然希望文学能够给予解答，生活中的缺陷他们也愿意从文学中得到补偿。就象作家进行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己的发现一样，

读者阅读作品也希望从中找到自己。如果作家满足于拾取一些已经写得烂熟的题材，重复那些早已讲过千百遍的家喻户晓的故事，表现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主题，艺术技巧又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者还会高兴花时费力阅读这样的作品吗？文学不能够脱离社会生活单独发展，不能够脱离欣赏艺术的公众孤立存在。生活的潮流汹涌流淌，文学潮流自然不会一成不变。作家不能用停滞的眼光看待事物；站立在生活潮流的尾端，无论如何看不到生活的整体面貌，当然更无法窥见潮头。因此，时代在发展，读者的艺术需求的变化，使文学必须随之寻找新的出路，以便在思索中不断前进。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文学的百花园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出现了艺术上向多元发展的趋向，已不容易找到文学发展的共同轨迹。前两年那种每隔一段时间文学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现象，基本上成为过去了。应该说，这并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单一往往归于凝滞，散乱的发展反而可以导致多彩多姿。问题在于向哪里发展，进行什么样的探索。我认为现在作家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向哪里去的问题。把新时期的文学笼而统之地叫做伤痕文学，显然是不确切的，但前一个时期许多作品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横行和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作了比较集中的反映，则是客观事实。后来作家不愿意继续那样写了，希望从伤痕中走出来，寻求一条新路，这便是当前文学的思索的焦点所在，也是一个时期以来创作轨迹显得有些纷乱的原因。

只要细心观察一下当前的文学创作就不难发现，在回答文学走出伤痕以后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时，有些作家的探索是

成功的，令人感到欣慰，有些作家的探索则让人感到不安——他们的有些作品程度不同地流露出一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企图脱离时代的意向，具体表现在创作中又有种种复杂情况。有的转向写历史——我这样说绝非否定历史题材的写作，历史题材永远是各个民族文学创作的宝库，主要看选取的题材是否真正有意义，开掘什么样的主题，能不能表现一定的时代精神。现在的一些描写历史题材的作品，确实有点太滥了。有的作家则满足于记述一些奇闻轶事，或抒写一点个人的情怀，不敢面对生活实际。当然，这样的作品只要写得好，也不是毫无意义，有的还可以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但若长期满足于此，难免会发生与时代的隔膜。

还有的回到内心，走向自我，祈望从自我表现中寻求文学的出路。不是有的同志称这种文学主张为新“崛起”的“美学原则”吗？实际上，这种主张并不新鲜，早在本世纪初，欧洲文学史上就不断有人倡导过，我国新文学运动中，附和此说者亦不乏其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又是作家的艺术创造，不经过作家的心灵温暖过的生活，即使写出来也不会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没有一部作品不烙印着作家的主观的印记。因此讳言文学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是没有必要的，包括艺术形象的构成，也带有作家的主观色彩。至于诗歌这种以抒发情感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样式，主观性就更强烈一些。尽管如此，提出文学就是“表现自我”的口号，仍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特别把“自我”强调到与广大人群相脱离的地步，和文学要反映时代精神对立起来，显得更加有害。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流露出宗教情绪的作品吗？认为现实是荒谬的，历史完全由偶然性支配，只有漫游到生活的彼

岸世界，人的精神苦痛才能得到解脱。这种人生的空幻感，与表现自我、走向内心的文学主张有没有一定的联系？

关于如何看待现代派文学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不反对借鉴和吸收国外现代派文学的一些技巧，用以丰富我们的文学表现手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需要不断革新。恩格斯就曾说过，古代作家的性格描绘在我们的时代里是不够用的。不同国度的文学只有互相交流，才能促进各自的发展。对欧美现代派文学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只进行批判，而不加以介绍和研究，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再不应重复了。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国外现代派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所依据的世界观是落后的、腐朽的以至反动的，文艺观点和美学观点则是直觉主义、非理性主义或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吸取他们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时，决不能连同他们的世界观和美学观也简单吸收过来。同时，要防止因过分夸大技巧的作用而导致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产生。革命的现实主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最主要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同志对国外现代派文学作了不适当的评价，以为只有走向现代派，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才有出路，否则就不能在世界上立足，这种看法显然是失诸偏颇的。这些同志忘记了，中国文学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借鉴外国也需要和民族传统结合起来，才能勃发出创造性的生机。对于我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来说，没有民族特点的作品，无法进入世界文学之林。

文学的真正出路，还应该到生活的深处去寻找，特别是要

解决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映当前这个伟大时代的问题。时代的音响是最能震撼人们心灵的音响，离开时代，回避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矛盾，只能使文学走向毫无声息的道路。让我们的目光更多地去注视我们伟大的时代，注视多彩的现实生活吧！我们的脚跟永远坚实地立在现在，而我们的心则憧憬着未来！

•一九八二年九月•

文学的命运和作家的责任

—

对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应该如何估计？看法因人而异。但是，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三年来的文学创作有了巨大的发展。

就在三年多之前，由于“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政策，我国文学还在与人民一起共同经受着磨难。当时，文艺的殿堂为穿着“三突出”盛装的各种模式所占踞，非虔诚的顶礼膜拜者不得僭入。“旗手”的话高于一切，帮派的利益代替了公众对美的要求。历史被颠倒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被倒悬着，一切有革命良心的作家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甚而，在“抓走资派”的喧嚣声中，文艺一度变成了反动政治的奴婢。人民疏远了艺术，畸形的事物牢牢地禁锢住了人民的智慧和心声。社会主义的艺苑一片荒芜。然而曾几何时，这些反常的现象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都化作了历史的陈迹，冰冻逐渐解除，百花开始复苏，许多遭到长期禁锢的作品又与读者和观众见面了，并且创作出一大批真实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之作，文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了恢复。这是多么巨大而又令人欣喜的变化啊！

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它的命运永远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指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他又说过：“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真正人民的文学，是不能离开人民的。人民受难，它必然跟着受难；人民胜利，也给文学迎来了值得庆贺的节日。这是规律，无论“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还是四害横行造成的十年浩劫，莫不如此。“四人帮”粉碎了，我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文学也得到了解放。这是三年来文学发展的根本契机。

二

我们说三年来文学有了发展，固然包括文学团体得到了恢复和重建，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文学活动又获得了它的爱好者；但更主要的，还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和人民的心贴得更紧了，跟上了革命的脚步，和时代跳动着共同的脉搏。只要看一看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主题的变换，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立即涌现出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映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话剧，《丹心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报童》、《曙光》等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主题。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不是偶然的，因为林彪、“四人帮”一个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

丧心病狂地反对和迫害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也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人民通过这些作品寄寓着自己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对已经逝去的年代的哀思。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路线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给人民带来的精神恶果，引起了作家的关注，短篇小说《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等作品于是应运而生。《班主任》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生动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如何败坏社会风气，致使某些天真纯洁的青少年失足，而是出人意外地塑造了谢惠敏的形象，提醒人们对极左路线的影响之深绝不可视而不见或盲目低估。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已经接触到了人民的“内伤”。它们以锐敏的观察和新颖的手法，使“四人帮”粉碎后的我国文学开了新生面。

党的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奋力追求的目标。那末，实现四化的征途中会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陈旧的和已经发展了的现实的矛盾或者说思想僵化，以及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或者说我们社会制度的某些不完善的环节，最容易阻滞四化前进的脚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李顺大造屋》、《悠悠寸草心》、《盼》，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特写《人妖之间》，话剧《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权与法》、《研究研究》等作品，就是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这些作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多方发掘，大